

粵劇

茶瓶計

評劇整理：明棧 雅學

月影 柏辛

改編：楊子靜 莫汝城

国营广东粤剧团演出

——人物—— 謝寶文 梅孝 王氏 梅秀英
春紅 馬金才 王洪貴 丫環

第一場：

時：北宋某年春天。

地：洛陽城內工部侍郎梅孝家內花廳。

人：謝寶文、馬金才、梅孝、王氏、春紅、丫環。

寶文：（內唱首板一句）家逢不幸（上）淚花）家逢大難親爹喪，千山萬水去投親。（白）前邊高門大戶便是梅府。待我上前通傳。（介）裡邊那位在？

（馬金才上）

金才：（白）有禮——公子到來何事？

寶文：（白）有勞管家向你家老爺通稟，就說江南泗水縣的謝——

金才：（急白）啊！公子原來就是謝——謝寶文姑爺（喜介）請姑爺稍候，老奴立即通報。（入門介。白）有請？老爺。（寶文卸下）

（梅孝上）

梅孝：（引白）工部侍郎居二品，一生榮祿不憂貧。（白）相請何事？

金才：（白）啟稟老爺：江南泗水縣謝家姑爺投親來到。

梅孝（喜介）啊，謝家姑爺投親來了嗎？

金才：（白）正是。

梅孝：（白）金才：吩咐家下人等：大門懸燈，二門掛彩，紅毡鋪地，鼓樂吹動，迎接謝家姑爺進府。

金才：(白)領命。(對內白)老爺有命：大門懸燈，二門掛
標，紅毡鋪地，鼓樂吹動，迎接謝家姑爺進府。

(內應聲：知道)

(謝宝文上。梅孝、馬金才同出門迎接介)

金才：(白)有請姑爺。

宝文：(見梅孝，上前一揖)岳父大人。

梅孝：(白)賢婿免禮。請先行進府。

宝文：(白)小婿不敢，還請岳父先行。

梅孝：(白)如此說來，你我翁婿同行也吧。

(入門介)

宝文：(白)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

梅孝：(白)賢婿免禮。——請坐。

宝文：(白)告坐。

梅孝：(白)賢婿，想我与你父當日同朝為官，情如兄弟。
及后你父告老還鄉，不覺又已三年。不知老親翁身
體可好？

宝文：(哀感地。白)不孝我父去年辭世了。

梅孝：(驚介白)老親翁去年辭世了？(畧嘆惜)老親翁先進
因何不發訃音，賢婿又為何落得這般苦困？

宝文：岳父請听呀(西皮下句)去年中，我家不幸，
被火燒焚。老嚴親，竟不幸，火場遭命殞。

梅孝：(西皮浪裏白)你父火場喪命，家产錢財燒盡，你豈
不是一貧如洗？這樣你到此却又為何呢？

宝文：(白)岳父呀！(西皮下句)我娘親說道家裡難度日，
叫我到來投親。(即轉七字清中板)借鋪讀書困上

进。还求岳父念前因。他日功名选天宰。岳丈恩义此海还深。(悲感抹泪介)

梅孝：(白)哈！老夫一概明白了。(为场。夜白浪花)想他家遭不幸，家财耗尽已变寒贫。老夫心内忧愁甚，我千金之女怎好嫁穷人？不若取回婚约合同，跟我女另择婿。(想介，摇头。白)不行、不行。(唱)事难行，事难行，记得数媒当日是三位大人，若知我爱富嫌贫，所难答允，思前想后，我都要见机而行。(转头对宝文唱)浪花)贤婿，你且往我家中勤攻学问。

宝文：(口鼓)得岳父照准成全，小婿心中铭感。

梅孝：(口鼓)份属翁婿，理当如此，何有彼此之分。

宝文：(口鼓)岳父，请向岳母……(半句)

梅孝：(接半句口鼓)叫金才请出夫人。

金才：(白)遵命。有请夫人。

(丫环引王氏上)

王氏：(白)金才，相请何事？

金才：(白)恭喜夫人！

王氏：(白)喜从何来？

金才：(白)禀上夫人，谢家姑爷投亲来到。

王氏：(白)谢家姑爷投亲来到？(喜介)现在何处？

金才：(白)现在二堂。

王氏：(白)待我去见。(丫环，金才跟随进所介)老爺。

梅孝：(白)夫人请坐。

宝文：(白)岳母在上，小婿有礼。

王氏：(驚望，不還禮。白)哦，老爺他就是-----?

梅孝：(掩飾。白)他就是謝家女婿。

王氏：(白)什麼？他就是我家女婿？(面帶不悅)

宝文：(不解地)啊，岳母。

梅孝：(怕宝文發覺，忙岔開。口鼓)賢婿，你速道而來，想必是非常勞頓，馬全才，你帶姑爺到書房更衣疏洗，休養精神。

全才：(白)遵命。

宝文：(白)告退。

(馬全才領謝宝文下)

王氏：(白)老爺。(滾花)為何我家女婿衣衫襤褸，志氣頹唐？他不在家苦學勤惰，到此又有何事乎？

梅孝：(滾花)他家一場大火，家產全部燒清光。不幸我們親翁也在火坊命喪。

王氏：(白)怪得！

(馬全才持公文上)

全才：(口白)稟老爺，工部衙門有公文到來，請老爺一看。

(梅孝接過公文看介)

王氏：(白)老爺，老爺所講何事？

梅孝：(口鼓)工部命我到青云寺監工修塔，衙門日子恐怕委好長。

王氏：(白)你等下去。

全才：(白)知道(全才、丫環分下)

王氏：(口鼓)請問老爺，你走了之後，謝家宝文你想將他怎樣呀？

梅孝：(口鼓)我想留在家中攻讀，暫住在書房。

王氏：(白)老爺。(三脚凳)我想謝家家叔難，家散又人亡。何故還將他收留？老爺你應細想。

梅孝：(接唱)他是我家女婿-----，

王氏：(接唱)須知他今日他已貧寒。(滾花)不若取回婚約合同，將這個窮鬼趕！

梅孝：(想想。白)夫人。(口鼓)我立刻就要動身，此事回來再商量妥當。

王氏：(無奈地。口鼓)妾身告退，——望老爺一路平安。
(下介)

梅孝：(白)馬金才，馬兒伺候。

(馬金才上。白)馬兒備好在外。

梅孝：(白)待老夫立刻起程。

金才：(白)送老爺。

(梅孝下。馬金才欲下)

(春紅上)

春紅：(白)馬伯伯！(送情郎)馬爺爺究竟為何事？今天燈張彩結直到二堂，紅毯鋪地樂声响，好像接什麼親戚一樣。

金才：(笑介。減字芙蓉)這麼大喜事，你還糊里糊塗。

春紅：(接唱)實在是什麼事情？你也喜歡成這樣？

金才：(撮白)謝家姑爺來到，如今住在書房。

春紅：(白)謝家姑爺來了？

金才：(白)是的。

春紅：(白)真的嗎？

金才：(禿頭滾花)難道你當我幾十歲人講話也沒有斤兩？

(歌走介)

春紅：(白)兩伯伯，是不是江南泗水縣那個謝家姑爺呀？

金才：(白)哎呀，我真怕了！你春紅這樣哆嗦，我要去服侍姑爺了。(下)

春紅：(喜極介。快中板)姑爺來了！住在書房。我返媽樓來報上。(滾花)等我家小姐知道，歡喜一場。(下場)

第二場

時：緊接上場

地：梅秀英媽樓

人：梅秀英、春紅

(梅秀英上)

秀英：(忔板)想我在幼年，與謝氏室女，曾將婚訂。只因爲，遠隔雲山千里，未把婚成。(中板)我想謝郎，一定是錦繡才華，他日夫妻如賓相敬。(取茶瓶介，續唱)我倆小夫妻，雙雙對對，好像這對小小茶瓶。

(春紅上)

春紅：(三字中板)接姑爺，今日真高慶。春紅我，也笑盈盈。(轉七字清)赶快上樓去稟命。(拉中板腔。上樓。見秀英玩茶瓶，心中暗笑介。轉十字清唱)又只見小姐媽樓獨坐，悶对小茶瓶。(蹣跚入閨房，走到秀英身邊介)

春紅：(白)小姐，我來了！

秀英：(鶯鶯。白) 哎也，春紅你老是这样，嚇死人！

春紅：(白) 大喜呀，接喜啦，小姐！

秀英：(白) 喜事？

春紅：(白) 你日又想我家謝姑爺，夜又想我家謝姑爺。謝姑爺他！

秀英：(白) 來了嗎？(喜介)

春紅：(白) 他々，！連封信都沒有呀！

秀英：(白) 唉，你这个死了頭！(滾花) 罵一聲，死了頭，將我氣壞，事無端，未笑我，理太不該。

春紅：(滾花) 我春紅，忙認錯，飄々下拜。你日又盼、夜又盼，真把姑爺盼到來。

秀英：(白) 我不相信，你老是偏人的。

春紅：(白) 小姐，你又听呀！(十字快中板) 我到花園替小姐去把花兒採。前所內遇到了家院馬家才。他說道到書房把姑爺款待。因此我替小姐報个喜兒來。

秀英：(另場。接唱) 听夫郎他來了住在書房之內。不由我悔秀英歡喜在心來。想見他又怕这小春紅多咀。紅滿面愜答々難把头抬。誰沉思怎样能一窺奴的心愛？(低头不語介)

春紅：(白) 小姐，(秀英不語。接唱) 因何故小姐你低头無語像发呆？(白) 小姐，為什麼你不作声呵？

秀英：(白) 不說給你听。

春紅：(白) 小姐，你不說我也知道！(木魚) 你心中事我能猜。等我春紅替你把說話講來。

秀英：(白) 你說說是什麼。

春紅：(接唱)我講了出來，你別將我怪。你想見書房那位小生？

秀英：(詐怒介。末魚)你不学好時偏学坏，偏学坏。

春紅：(接唱)你分明願意我猜中你心怀。

秀英：(白)人家不是！你坏！你坏！（却又轉身对茶瓶偷笑介）

春紅：(長滾花)你假生气，作痴呆，把茶瓶对住又笑起来。你日々と茶瓶来相对，怎比得姑爺貌美又多才，茶瓶虽好，可惜不会和你談恩爱。不若到書房偷看一下就回来。(白)小姐去吧。

秀英：(白)我不去。

春紅：(白)小姐，你不去，我就到花園去的了。(假意走介)

秀英：(急叫住)春紅！

春紅：(白)呀！幹什麼呀？

秀英：(白)我-----

春紅：(白)你不是說不去嗎？

秀英：(搖頭)-----

春紅：(白)現在你又要去了嗎？

秀英：(白)我不道。(轉身偷笑介)

春紅：(拉秀英。滾花)小姐何須多反悔。要看姑爺跟我来(拖秀英出門。一边走一邊唱)

小姐你，莫再反悔。跟紧我，入到書齋裡。赶快、赶快。去看心內愛。
(拖秀英下樓。入場)

第三場

景：梅孝書房。

人：謝寶文、梅秀英、春紅、王氏、馬金才、丫環。

(寶文在看書。春紅引秀英上)

春紅：走園台(唱四不正)我春紅在前面走忙々。轉過后園繞過迴廊。小姐头上小心蜘蛛網。小心碰倒金魚缸。

秀英：(三脚凳)春紅你别匆忙，急到我難赶上。

春紅：(接唱)其实急忙非为我，我为小姐你急忙。行々来到了書房。

寶文：(誦詩。念白)努力崇明德，隨時愛景光。將相本無种，男兒當自強。

春紅：(先頭三脚凳)嗯，公子果然有志向！

秀英：(忘形想進書房)

春紅：(攔止。滾花)小姐你因何進去？

秀英：(接唱)又是你催我匆忙。

春紅：(口鼓)你無情白事到書房，碰着夫人你有何話講？

秀英：(口鼓)既如此就走罷，免得我心慌々。(欲走)

春紅：(口鼓)来到了又轉頭，豈不是白走一趟。

秀英：(白)那你叫我怎么办呢？

春紅：(口鼓)我春紅到有主張。(湊快遞情郎踏子)

(快木魚)姑爺生得好，姑娘務端莊。有如奴女配牛郎。又見小姐站在一旁，束發蔥。何不開々玩笑，說話白造生安。小姐呀，公子粗毛大眼威風相，像

幅上鍾馗治鬼下掛中堂。又像三國張飛在芦花蕩。
又如关帝廟内一位周倉。(見秀英不悅)擘，小姐，
你何必腮都鼓漲？或者情人眼裡張飛也會變張良。
(白)相貌好醜各人看罢了。快走吧，小姐。

秀英：(白)怎样走呢？(無精打采地走)

春紅：(一笑)喂，叫你这样走呀！(拉轉向書房。長句滾
花)你去看々，我為你來守望，如果有人來往，我
就一声咳嗽(咳介)你就三步兩脚轉進書房。

秀英：(点头。接唱)脚步遲疑走近書房。(上声)(偷看)(
春紅故意咳嗽一声，秀英慌要走)

春紅：(口鼓)小姐，你怕什麼呢？不过我刚才喉嚨有点
痒。

秀英：(口鼓)死了頭，被你嚇到我脚亂手忙。(再上前偷
看完。白)春紅，是否坐看者書那一个？(見春紅
点头)為什麼你刚才又說……

春紅：(白)我怎說？我都說情人眼裡張飛也會變張良的呵！

秀英：(喜白)死了頭！(與上字清)我看公子容貌不尋常
。好像司馬相如一个样，方才听你講，使我意亂心
忙。我想公子定然才學广。他日何愁不中枝元郎。
(再偷看)

春紅：(仿木瓜腔)我見他，令我偷々笑，十七八岁一个大
姑娘。身不動來頭不晃。未曾出嫁偷看夫郎。看得
心花怒放。

(馬金才内場咳嗽声)

春紅：(忙拉秀英。流水冲板)不得了，不得了，那边人來

非是講笑。立刻回房為紫綫。等以後L的々打々坐花橋。立刻三步跳。(急拉秀英下)(馬金才引王氏及了头上)

王氏：(換七字清)寫在路上鬼扶持，富在深山人服侍。(白)与我通傳。

(金才領命入見宝文)

金才：(白)稟上謝姑爺，夫人未見。

宝文：(白)持我迎接一尽子婿之誼。

金才：(口鼓)且恠。(細語)姑爺初到府中，与夫人講話要留心一二。請看老奴眼色行事，还須应对灵机。(宝文点头。金才請夫人入。宝文揖礼)

宝文：(口鼓)小婿未及恭迎，不知岳母到来有何訓示？

王氏：(口鼓)只为你岳父出門遠去，恐妨下人恠恠？也有之。

宝文：(口鼓)蒙岳父岳母收留，小婿永不忘恩义。

王氏：(口鼓)还有。我还想你小夫妻早成花烛，你意下何如？

宝文：(另扮。爽十字二黄恠板)但听口中言，未解心头意，他一时提及，真使我没了主持。

王氏：(唱序)何以欲語又遲疑？

宝文：(續唱)岳母本关心，小婿明好意，独情功名未遂在今时，怎敢心急成好事？

王氏：(唱序)講来虽属有理。(白)不过这样啵！(減字芙蓉)怎奈我女年紀長大，留你長住就实不相宜。(換日)你出入不方便，人家又会講閒話。(續唱)你兩家早日完婚，了却我老人家心事。

宝文：(想介。偷看兩金才，見他點頭。快禿禿頭滾花半句)小婿當得從命，(跪下)

王氏(忙扶起。接唱)哎也々，令我喜笑揚眉。賢婿立刻擇吉成親，你那张婚約合同可曾帶備？

宝文：(白攬)婚約曾帶備，可以為表記。

王氏：(白攬)拿來我一省。

宝文：(白攬)當然做得有餘。

全才：(咳嗽暗示)嘿-----

宝文：(另坊。白攬)我明意思。(對王氏)尊聲岳母，等岳父回來同看又何如？

王氏：(白攬)哦，你想等岳父回來，本來也可以。最怕他一年不回來呢？

宝文：(白攬)等他一年也未算遲。

王氏：(白攬)若果他兩年不回來呢？

宝文：(白攬)候他兩載也是閑事。

王氏：(快白攬)如果他一生也不回家，問你婚事延到几時？

宝文：这个？-----

王氏：(鑼鼓口白)哼，你何必这个那个？在此推搪支吾，想我女婿謝宝文乃是官門之后，自少知書達理，豈像你這等下賤之人？問你要那婚約合同，竟是前言不對後語，這時交出合同倒還也要，若然沒有，哼！我要打你这个冒認官親！

宝文：(京腔反線滾花)緣何反面她不認人？口々声々說我來騙棍。分明不信我謝宝文。惟有取出婚約合同，

(見馬金才示意阻止。續唱)我本是有媒有問。又見馬金才搖頭摆手，定有原因。低下頭來(想)有計。上前施禮)岳母且容我告稟。(先頭轉下西岐)我有兩曾帶身，怕你看它不真。待我細讀一番，証實當年共訂婚。(取出合同。念白)謝家梅氏訂婚姻，秀英匹配謝宅文。有兜有証來追問，當日為媒三個人。

金才：(白)那三位呀？姑爺？(示意要他說下去)

宅文：(芙蓉腔)第一位，陝西老寇準，他身在翰林。第二位，吏部楊吉風，是個天官身份。第三位，(反絃快中板)龍圖學士包大人。文極包公是開封府尹。為媒撮合訂成親。指泰山，為媒証，指黃河，作誓盟。泰山常在情常在，黃河不斷愛不分。(轉滾花)唸罷婚約合同，岳母可能信任？

王氏：(赤嫂白攬)我沒听真，真是三十歲前人欺病，三十歲後病欺人。老身虛火上升耳撞聾，我耳聾，你声娇，賺來混。待我走近。舒來我看過，立刻就成親。

宅文：(白攬)請看真。

(王氏搶了合同介)(春紅卸上在窗外偷看)

王氏：(笑。白)我不理什麼陝西老寇準，我不理什麼開封包府尹。什麼吏部楊吉風，我都看作閑文。(撕破合同)

宅文：(氣結。白)哎也，不好了！(霜腔快怏板)她碎了，那婚約，氣壞了我謝宅文。你你你，緣何故，把

合同撕成登粉？

王氏：(韵白)哎吔，后生之人脾气太过硬，合同撕碎也一拼有现。我一會兒还有二百两良米相赠，有钱万事足，免你親老家贫。我什麼都不要，只要你一做婚書一个指印。

宝文：(白)一做婚書一个指印？

王氏：(白)容易得很呀！

宝文：(白)岳母，枉你身为命妇，是个二品夫人！（秋江划中板）劝你休空想，随便退婚。我也不多讲，立刻我奔。前去找岳父辩駁一勾。拚他無义反悔，尚三位媒人。（欲走）

王氏：(唱白)轉来（快滚花）你不寫退婚文約，我就断不放行。

宝文：(接唱)退婚除非到開封，兩家將包公問青。

王氏：(唱「手托」)哼，你想去，亦無錢良。你衣着还是我縫贈。（对金才）立刻去剝剝他光身。

宝文：(啞然。白)哎，罢了！（唱「手托」）天冷大雪紛紛。忍凍唯有新情份。脫給你，尽見你黑心。（脱衣）

宝文：(口鼓)正是人穷志不穷，岳父跟前来理論。（欲走）

王氏：(口鼓)哼，头門二門都关了，要是，除非寫退婚。

宝文：(口鼓)無理退婚万不能，休想持強将我困。

王氏：(口鼓)胆大穹酸还逞恶，金才，馬上綁人！

金才：(口鼓)还望夫人念旧情，凡事三思为要緊。

王氏：(口鼓)你敢不听我說話？快綁他到馬棚再迫退親。

宝文：(快中板)罵声岳母不成人。等岳父归来，（滚花）

不讓你欺人太甚。

(春紅卸下)

王氏：(滾花)青鸞分書犹自可，再不依時新不放人。(喝。白)解！

第四場

地：梅秀英綉樓

人：梅秀英、春紅

(春紅急上)

春紅：(快滾花)心急又嫌脚步怏，三步拚成两步行。(上樓。白)小姐呀，小姐！

(秀英上)

秀英：(白)春紅，何事呀？

春紅：(連環西皮)災星侵犯，災星侵犯，小姐快到馬棚救姑爺脫難。

秀英：(白)你說什麼？救姑爺脫難？

春紅：(快口鼓)小姐，有因夫人起了嫌貧愛富之心，把姑爺婚約合同撕爛。迫寫退婚文約，姑爺不允，現在被剝了衣服，都在馬棚。

秀英：(白)此話当真？

春紅：(白)当真！

秀英：(白)果然？

春紅：(白)果然！

秀英：(沉腔滾花)(改晚々，)阿媽無理，手段兇殘！(乙反中板)哭向夫郎你命多大難。恨声媽你太蠻橫

。(乙反七字清) 若是夫郎遭禍患。秀英在在也無顏。
(乙反滾花) 媽你愛富嫌貧，害得女兒好悲慘。
(哭想思介)

春紅：(快二黃滾花) 小姐，你哭死也沒用，快想办法才成。

秀英：(快二黃滾花) 我意亂心煩不知怎法？

春紅：(快二黃滾花) 我有主意快跟我到馬棚。

秀英：(快二黃滾花) 為何叫我去馬棚？

春紅：(快二黃滾花) 去救姑爺脫難。(白) 快去吧！

秀英：(白) 春紅 我去不得的！

春紅：(白) 為什麼去不得？

秀英：(害羞不作聲)----- 唉-----

春紅：(責怪地白) 你还害羞嗎？到書房偷看姑爺時又不害羞？

秀英：(白) 到書房時是沒人見，現在到馬棚，媽々問起我到馬棚做什麼，我怎麼說呀？

春紅：(急白) 不用你說，我替你說吧！

秀英：(白) 那你怎么說？

春紅：(白) 我說——(又說不出) 唉小姐！(二流快打切唱) 你若果不願意去，誰个救得公子逃生？真是急死我春紅，小姐你真是糊塗又沒胆。

(秀英仍在哭)

春紅：(唱) 救人要緊，哭也哭不回來。(着急地拍个桌子 震动茶瓶。秀英忙挺住。春紅急中生智。續唱) 小姐，不若你把這茶瓶用力來打爛。